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

勑撰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疏注天火至故書正義曰得告則書史之常例於此須言告者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公羊此言不可通於左氏故注明爲此注以異之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疏 注伐鄭至鄭地 正義曰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云云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於時鄭實不服諸侯自同盟耳鄭不與盟也此注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者此盟鄭與傳文分明不是牽約同盟之文始知鄭與盟也杜言此者經於盟不書鄭伯之意耳經若重序諸侯必當鄭伯在列但經已前目諸侯不復重序鄭伯不見故特解之以其伐鄭而書同盟則鄭與盟可知同盟之文足以包鄭故不復見鄭伯耳非謂因伐而同盟皆所伐之國必與也柯陵之盟鄭實不服諸侯自相與盟非同鄭也文同事異不可執彼以難此十

一年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其文與此同矣此經書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傳曰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經傳不同必有一誤所傳於戲盟之下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己亥在癸亥之前二十四日杜以長曆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十日得己亥十二月己未朔五日得癸亥故長曆參校上下己亥在十一月十日又十二月五日有癸亥則其月不得有己亥經書十二月誤也此誤者唯以一字誤為二非書經誤也

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

疏注樂喜至之政　正義曰文七年及成十五年二傳言宋六卿之次皆云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其右師最貴故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然則宋國之法書右師為政卿今言司城為政卿者蓋宋以華閱是華元之子以元有大功使閱嗣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使為政齊

任管夷吾魯任叔孫豹皆位卑而執國政此亦當然也此傳言以爲政者以爲掌火之政耳但從此以後歷檢傳文鄭人請賊宋人獻玉挫築臺之謳削向戌之賞皆是政卿之任故言爲政卿也下晉侯云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是宋人自知天道當有火災故子罕素相戒勑爲備火之政也自伯氏司里以下巷伯儆宮以上皆是子罕素戒之也其享祀之事是二卿命之非子罕也

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

疏伯氏至里宰　正義曰釋言云里邑也李巡云里居之邑也是里爲邑居之名也周禮五鄰爲里以五鄰必同居故以里爲名里長謂之宰周禮里宰每里下士一人謂六遂之內二十五家之長也此言司里謂司城內之民若今城內之坊里也里必有長不知其官之名周禮有里宰故以宰言之非是郊外之民二十五家之長也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表火道以來皆使此伯氏率里民爲之

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大屋難徹就塗之）陳畚揭具綆缶（畚蕢籠揭土舉綆汲索缶汲器）

疏（注畚蕢至汲器）正義曰說文云畚蒲器所以盛糧也宣二年注云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糧又可以盛土也論語稱為山用蕢是蕢為盛土之器故以畚為蕢籠也說文云揭戟持也戟持者似持此舉其臂如戟形故也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也綆缶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土之物也綆者汲水之索儀禮謂之繘方言云自關而東周洛韓魏之間謂之綆關西謂之繘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亦謂之罌罌可以汲水故云汲器也易井卦亦謂取井水為汲也

備水器（盆鑒之屬）

疏（注盆鑒之屬）正義曰周禮凌人春始治鑒鄭玄云鑒如甀大口以盛冰則鑒是盛水之器知備水器者備盆鑒之屬

量輕重（計人力所任）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

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疏巡丈城正義曰十尺爲丈巡行其城以丈度之故云丈城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疏注華臣至主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掌徒庶之政令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凡國之大事致民是司徒掌役徒也言具正徒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是臨時調民而役之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疏注隧正至救之正義曰此隧正當天子之遂大夫故遂大夫職云各掌其遂之政令遂人職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鄭司農云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鄭玄云郊內比閭

族黨州鄉郊外鄰里酇鄙縣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有鄉遂亦以郊內郊外別之也郊內爲鄉者近於國都司徒自率之以入城矣郊外爲遂者是郊野保守之民不可令離所守司徒令遂正量其多少納之於國隨火所起而奔往救之華臣直言具正徒不言其事者以是郊內之民共救火百役即上畜水潦積土塗之類非唯救火而已若郊保之民既遠故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直救火而已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

[疏]注樂遄至刑書　正義曰此人掌具刑器知其爲司寇也恐其爲火所焚當是國之所重必非刑人之器故以刑器爲刑書也哀三年魯人救火云出禮書御書書不名器此言刑器必載於

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彼鑄
之於鼎以示下民故譏其使民知之此言刑器必不在鼎
當書於器物官府自掌之不知其在何
器也或書之於版號此版爲刑器耳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

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註皇鄖至其官　正義曰服虔云皇鄖皇父充石之後十世宗卿爲人之子大司馬椒也車馬甲兵司馬之職使皇鄖掌此事皇鄖必是司馬也校正主馬於周禮爲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爲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國有火災恐致姦宄故使司馬命此二官出車馬備甲兵以防非常也傳言庀武守者甲兵器械藏於府庫若今武庫使具其守守此武庫也此事輕於車馬故後言之

使西鉏

吾亢府守 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 疏 注鉏吾至之典　正義曰鉏吾大宰傳無其文賈逵云然相傳說耳不知其本何所出也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官之典謂此也杜以府爲六官之典當謂六官之典其事載之於書故使具其守劉炫以爲府中謂府庫守藏令知不然者以百司府藏已屬左右二師上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則是府庫之物二師摠令羣官所主案哀三年魯遭火炎出禮書御書藏象魏皆以典籍爲重明此府守是六官之典若以爲府庫財物便是不重六典唯貴財物劉以爲府庫而規杜非也

令司宮巷伯儆宮 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疏 注司宮至之事　正義曰昭五年傳楚子欲以羊舌肸爲司宮欲加宮刑以此知司宮奄臣謂奄人爲臣主司宮內周禮無司宮巷伯之官唯有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

王后之命正其服位鄭玄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奄人之官此最爲長則司宮當天子之内小臣也周禮又云寺人王之正内五人鄭玄云正内路寢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云今後宮稱永巷是巷者宮内道名伯長也是宮内門巷之長也周禮内小臣其次即有寺人故知巷伯是寺人也又以詩篇名巷伯經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故知巷伯寺人一也鄭以巷伯爲内小臣既無明文各以意說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疏 注二師至祀也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六鄉即以鄉爲之長此傳云二師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鄉典之但其所職掌當天子之鄉大夫耳周禮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則鄉正當屬司徒此傳所言二師命之者上文右師討右左師討左則實同之

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卿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爲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時宋置六鄉況四鄉乎周禮祭人鬼曰享故享爲祀也止令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彌祀社稷禱祠鄭玄云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又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有一曰索鬼神鄭衆云索鬼神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彼凶荒之年水旱之災尚索鬼神而祭之此遇天火爲災亦當徧祀羣神其所合祭皆應祭之也蓋火起始命之祭耳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

疏 注祝大至非禮 正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義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別命祝宗使奉此祭非鄉正所爲也文承二師命下亦是二師命之不復言命者亦從上省文也用馬者以馬爲牲祭於四面之城以禳火也禳郤也郤火使滅也盤庚湯之九世孫殷之第十九王也自盤庚至紂又十二王而殷滅盤庚弟小乙是宋微子之八世祖过盤庚之爲殷王無大功德而祀盤庚者當時之意不知何故特祀之也祀盤庚不別言牲明其祀亦用馬也城以積土爲之土積則爲陰積積陰之氣或能制火故祭城以禳火禮亦無此法也莊二十五年傳例曰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言用馬祭城祭盤庚皆非禮也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前緩者在後故先伯氏司里次華臣具正徒次到隧正納郊保然後二師敕凡羣官先右後左尊卑之次也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

命三官𠀤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也

晉侯問於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注謂火至放火　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並此五官各掌其職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謂能其事者後世祀之火正之官居職有功祀火星之時以此火正之神配食也五行之官每歲五祀祭之謂之五祀月令云其

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爲五帝而食其神矣而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火有功祭火星又祭之后稷得配天又配稷火正何其不得祀乎又配星也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祭天之時因祭四方之星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其祭火星皆以火正配食也火正配火星而食有此傳文其金木水土之正不知配何神而食經典散亡不可知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玄云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爲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內火周禮所言皆據夏正故杜以周禮之意解其心味爲火之由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爲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味謂鳥陽七星爲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味鳥首也七星爲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

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爲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爲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爲蒼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爲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内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爲出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内火之候故雖指大火以解出内之文故其言不及味也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　疏陶唐至宋地　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堯爲陶唐氏是堯有天下以陶唐爲代號也氏猶家也古言高辛氏陶唐氏猶言周家夏家也閼伯高辛氏之子遷閼伯于商

丘主辰皆昭元年傳文也爾雅以大火爲大辰是辰爲大火也昭十七年傳云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爲宋星也閼伯已居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爲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又曰宋大辰之虛也然則商丘在宋或以爲漳水之南故殷虛爲商丘非也是由商丘所在不明故釋例與此注俱以閼伯明之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

【疏】祀大火至大火　正義曰祀大火者閼伯祀此大火之星居商丘而祀火星也相土因之復主大火是商丘之地屬火火也然則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鄭玄云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

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凡言此衛於天各有其分之事也鄭唯云其存可言不知存若本是誰說其見於傳記者則此云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參爲晉星二十八年傳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又曰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昭七年四月日食傳稱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則春分之日在魯衛之分也又十年傳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於時歲星在齊薛之分也又三十二年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天有十二次地有九州以此九州當彼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何必所分能當天地星經云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屬戌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

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仍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而聞之於其分野或有妖祥而爲占者多得其効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　注相土王大火　正義曰殷本紀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是契孫也本紀云帝舜封契於商鄭玄云商國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縣是也如鄭玄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而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遂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王肅書序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國號案詩述后稷云即有邰家室述契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即稷封邰而契封商也若契之居商即是商丘則契已居之不得云相土因閼伯也若別有商地則湯之爲商不是因相土矣且經傳言商者有稱商丘者釋例云宋之先契佐唐虞封於商武王封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是同鄭玄說也傳言商主大火商謂宋也宋主大火耳成湯不主火也宋是商後謂宋爲商昭八年

傳曰自根牟至于商衛是名宋爲商之以[illegible]例以商宋一地謂此商也相土商之祖者及湯之祖乃宋之祖也先爲閼伯於商丘比及相土應歷數世故去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 商人王道也 正義曰閱猶數也釁謂閒隙也商人謂殷商之人爲王之時數其禍敗之釁隙必始於火言其政教有失將欲致禍既閱禍敗之釁必有火災應之也今宋是商後亦如商世欲有禍敗必初始於火是以言日知其有天道也然殷商不居商丘必有火者以商是相土子孫相土居商丘祀火之故故火之爲災連及殷商之世也傳唯言此而已亦不知爾時宋有何失而致此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災

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疏 公曰至知也正義曰公曰此事可必乎但有德天必致火乎對曰在其君之所行道耳若時政小失天垂災之戒下災異警其覺悟或可常有火災也若國家昏亂無復常象不可知也象謂妖祥有所象似以戒人也國若無道災變亦殊既無所象故不可必知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 大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 艮下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 疏 注艮下至之八 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玄云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之出內雲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也

洪範言卜筮之法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安國云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是言筮用三易之事也大卜周官而職掌三易然則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周易之文唯有九六此筮乃言遇艮之八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謀著求爻繫辭有法其揲所得有七八九六說者謂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其爻不變也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其爻皆變也周易以變爲占占九六之爻傳之諸筮皆是占變爻也其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以否世有歸藏易者僞妄之書非殷易也假令二易俱占七八亦不知此筮爲用連山爲用歸藏所云遇艮之八不知意何所道以爲先代之易其言亦無所據賈鄭先儒相傳云耳先儒爲此意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周易晉語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其下司空季子云是在周易並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

䷐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疏】注震下至論之正義曰震爲雷兌爲澤象曰澤中有雷隨鄭玄云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史疑古易遇八者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變其爻乃得隨卦而論之所以說姜意也

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爲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疏】注易筮至折之正義曰易筮皆以變者爲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爲占此元亨利貞無咎是隨卦之彖辭也史言是謂艮之隨者據周易而言故姜亦指言周

易以折之也周易卦下之辭謂之爲彖彖者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隨彖云元亨利貞無咎者元長也長亦大也亨通也貞正也隨卦震下兌上以剛下柔動而適說故物皆隨之而不能大通於事遊於時也相隨而不爲利正共適邪淫則災之道也必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無咎過耳無此四德則不免於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

不可謂利弃位而姣姣淫之別名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

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

辨而不德

【疏】元體至出矣　正義曰自幹事以上與周易文言正同彼云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元者始也長也物得其始爲衆善之長於人則謂首爲元元是體之長以善爲體知亦善之長也亨通也嘉善也物無不通則爲衆善之會故通者善之會也物得裁成乃名爲義義理和協乃得其利故利者義之和也貞正也物得其正乃成幹用故正者事之幹也體仁以仁爲體也君子體是

仁人堪得與人爲長體仁足以長人也身有美德動與禮合嘉德足以合禮也以己利物義事和協利物足以和義也正而牢固事得幹濟貞固足以幹事也此四德者在身必然固不可誣罔也是以雖得隨卦而其身無咎今我婦人也而與於僑如之亂婦人卑於男子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之行不可謂之元也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作爲亂事而自害其身使放於東宮不可謂之利也棄夫人之德位而與僑如淫佼不可謂之貞也有此元亨利貞四德乃得隨而無咎四德我皆無之豈當隨卦也哉我則自取此惡其身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宮不能出矣

注言不至吉事　正義曰不誣四德者四德實有於身不可誣罔以無爲有也知是爲遇隨卦可得身無咎正明其無此四德而遇隨卦者乃爲惡而相隨非是善事故得隨必有咎也穆姜自以身無四德遇隨爲惡其意謂隨爲惡卦故大雖隨無咎

注姣淫之別名　正義曰服虔讀姣爲放效之效言效小人爲淫淫自出於心非效人也今時

俗語謂淫爲蝦故以蝦爲淫之別名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舉不失選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疏注種曰農收曰穡正義曰農是力田之名詩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稼者言如嫁女之有所生也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也此文穡無所對故以農爲種名其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疏

注四民不雜　正義曰齊語四民者士農工商此傳言其[illegible]士競於教是說士也庶人力於農穡是說農也士農[illegible]唯有工商在耳故以皁隸賤官足成其句杜言四民不雜通上士庶爲四非以皁隸工商爲四也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

吾既許之矣雖不可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鄟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

疏 斬行栗 正義曰行

道也謂之行栗必是道上之栗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知此行栗是表道之樹甲戌師于氾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

疏注肆緩至成圍正義曰肆訓為緩緩從罪人謂放赦之也將求民力開恩赦罪放諸侯之軍內犯法者服虔以為放鄭囚案傳未與鄭戰無囚可放設使有囚可放鄭人以戰而獲非有所犯不得謂之肆眚也不書圍鄭者此肆眚圍鄭是號令之辭耳鄭人聞而逆服不成圍故也

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欒子倚盟也從楚叛鄭與晉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疏注分四軍為三部正義曰賈逵以為三分四軍為十二部鄭衆以為分四軍為三部杜以分為十二則一部人少不足亢敵故從鄭說分四軍為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欲罷楚使不能也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

疏注門子卿之適子　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是卿之適子爲門子也

晉士莊子爲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墊隘猶委頓厎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

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眾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歷参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

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

注以長至洧津　正義曰杜以長歷推之此年無閏故知此閏字當爲門五又月當爲日也晉人分四軍爲三番以二番爲許楚之備一番以攻鄭之門一番一門以癸亥初攻每門五日積十五日欲以苦鄭而來楚也楚不敢來鄭猶不服至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而後歸也鄭都洧水之旁故知陰阪洧津也衛氏難云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爲門五日也若然閏月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爲門五日乎秦氏釋云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

日番别攻門五日三五十五日明山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爲此解蘇氏又去案長歷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賸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故杜爲長歷於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

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

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

疏注歲星至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終知是歲星者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故知是歲星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爲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之廟爲祧

疏注君冠至處之正義曰冠是嘉禮之大者當祭以告神故行祼

祼之禮以祭祀也國君無故不徹縣故有金石之樂行祭禮之時爲舉動之節也冠必在廟故先君之祧處之也旣行祼享祭必有樂所言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非祭祀之樂也諸侯之冠禮亡唯有士冠禮在耳其禮亦行事於廟而不爲祭祀士無樂可設而唯處祧同耳士冠必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大戴禮公冠篇於士三冠後更加玄冕是也案此傳文則諸侯十二加冠也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十二加冠親迎于渭用天子禮則天子十二冠也晉語柯陵會趙武冠見范文子冠時年十六七則大夫十六冠也士庶則二十而冠故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注祼謂至君也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鬱人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玄云鬱鬱金香草也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鄭玄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然則祼即灌也故云祼謂灌鬯酒也祼是祭初之禮故奉之以表祭也周禮祭人鬼曰享

故云享祭先君也劉炫云冠是大禮當徧告羣廟　注諸侯至爲祧　正義曰祭法云遠廟爲祧天子有二祧鄭玄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諸侯無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不待至魯而假於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疏　注成公至所處　正義曰成公是獻公曾祖衛世家文也服虔以成公是衛之曾祖即云祧謂曾祖之廟也曾祖之廟何以獨有祧也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爲三鄭之豐氏

豈得立曾祖之廟乎而亦謂之祧也杜言從衛所受排舊說也以晉悼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祼直云儀歸魯乃祭耳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

疏注質主也 正義曰質之爲主以意言耳無正訓也晉云唯晉命是聽鄭云唯彊是從二辭俱以告神是其無定主也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

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絜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疏注中分鄭城中里名　正義曰言入盟是入城盟也入城而言盟地知是城內里名

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

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

疏【注吳子至楚地】

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將欲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

五年戚之會吳序鄫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閑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爲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

【疏】注偪陽至曰遂　正義曰偪陽妘姓傳文也鄭語云妘姓鄔鄶路偪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柤會而遂滅偪陽雖復陽以日月文猶繫於會柤因會柤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

公至自會 無傳

楚公

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罃不書不親兵也【疏】注荀罃至兵也　正義曰傳稱荀罃伐秦而經不書罃知罃不親兵以師告也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疏】注齊世至滕上　正義曰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玄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祖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班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

其非正法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疏】注非國至大夫　正義曰若國家討而殺之則舉國名言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兩書名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此非國討亦當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君故書弒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賊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注云賤者故稱盜不言弒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

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戍而不敘諸侯

楚公子貞帥

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 壽夢吳子乘

疏 注壽夢吳子乘　正義曰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未言之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 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疏 注吳子至六日　正義曰言先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柤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徒自

相會遇也本非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注則吳子未至亦未赴於柤而上注云吳子在柤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已至柤而已非晉侯自期於柤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謚成九年閏月為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炫曰杜言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衞而皆不敬 厚與光俱不敬 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傳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疏 注經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

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柤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二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

從師疏輦重如役 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輦軍行以載器物止則以爲蕃管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已具之

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疏縣門至門者 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士攻偪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郰人紇抉而舉之以出門者門者謂攻門者也紇爲郰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爲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爲叔梁紇也服虔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扶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爲句

狄虒彌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

疏狄虎至一隊　正義曰鄭玄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考工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罔圓周二丈七尺建立也立此大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爲櫓也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崇於殳四尺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戟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人爲隊相傳爲然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

不復縣布

疏 蘇而復上 正義曰宣八年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

堇父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帶其斷布以示勇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班還也 知伯怒 知伯荀罃 投之以机出於其間 出偃匄之閒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 二事伐偪陽封向戌 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既成改之爲亂命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

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閒

疏注躬在矢石閒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爲箭鏃引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以證石爲箭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閒則不以石爲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礧成雷㩁殘木碎是也

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偪陽

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疏】注言其至之也　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特云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謀伐行兵容可舉而伐兩國會非征伐之事荀偃士匄於會始請則偪陽無大罪諸侯無宿謀因會滅人情在可責傳稱言自會也是尤其從會行也釋例云會以訓上下叙德刑遂滅偪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之事也書曰者是仲尼新意則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偪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

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疏】光啓寡君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正義曰光昭宋國開土寵光以賜寡君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疏注桑林至樂名　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無文

可焉未能察也荀罃辭辭讓之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

疏注禘三至侯樂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大夏而不言韶護以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

大饗不入牲其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牲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也而荀罃云我辭禮矣沈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爲禘祫各異祫大禘小天子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魯有禘樂謂有周之禘祭之樂非左氏義也劉炫云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爲常荀偃士匄引過謬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享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爲士獻矣以引勸百牢亦非正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言俱天子樂也

舞師題以旌夏 師帥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

【疏】舞師題以旌夏 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帥主行列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

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爲之名也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之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

〔疏〕謂之夷俘 正義曰昭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實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非

夷而謂之夷知其諱俘中國改名之也莊三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俘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

疏 注霍晉至王命 正義曰霍是舊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爲晉邑也內史掌爵祿廢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廢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滅國繼絕世者謂此也晉侯以偪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偪陽宗族賢者繼嗣偪陽之後令居晉之霍邑以奉妘姓之祀依鄭語及世本皆云偪陽妘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世祀不絕今復繼之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

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爲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邑名也劉炫云霍晉邑人掌霍邑大夫猶鄹邑大夫稱鄹人紇蓋使爲晉附庸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

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兆辭

疏注繇兆辭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荅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

曰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疏注於魯至未聞　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爲楚鄭所伐恥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爲恥被伐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周猶不堪競況鄭乎周謂

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云三士任其禍也爲下盜殺三大夫傳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疏注言女至過制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

非禮明是仍嫌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當裝乘從軍之卒未必制有定限子駟心憎尉止嫌其豪富本意不爲過禮制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

注洫田至族田　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爲異耳皆於田畔爲之故云田畔溝也爲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爲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減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

都鄙采地之制也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

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

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疏】注自羣至朝政　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之不得一人獨決子孔性好專權自以身既當國望其一聽於己新經禍亂與大夫設盟爲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朝政令其權柄在己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欲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令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爲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子孔之子亦當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依舊法舊法若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爲卿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　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

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 疏 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虎牢之內亦應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久已屬晉非復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之間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晉其本心善之也 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 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長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

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冀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

臣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

疏注平王至犬雞　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有七姓也瑕禽言伯輿之祖是七姓之一言其世貴也

其祖爲王主備犧牲以共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恃賴之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諸言騂皆是赤牛則知此騂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㫃㫃者旌旗行而從風偃也

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氐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氐至也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

疏 刑放於寵 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

疏 不勝其富 正義曰勝訓堪也言財多故不可用盡不能堪此富

吾能無篳

門閭實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疏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定在下須明在下曲直瑕釁自去己有直理不被上知則是使下無直在上何謂正矣故云正者不失下之直也劉炫云七年傳云正直爲正正曲爲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何以謂之爲正也勸宣子使心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疏天子至左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宣子知伯輿直故從王之所助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之辭【疏】使王至其契　正義曰周禮鄉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事也今劾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爲其要約之辭如漢世名斷獄爲劾故云如今劾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輿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疏】注增立至爲軍　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

之故云作三軍也杜見其以三改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禮夏官序文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

疏　夏四至不郊　正義曰此四月四卜與僖三十一年文同蓋亦三月三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

疏　注世子至進之　正義曰劉炫以爲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爲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爲先滕至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

上耳劉炫無所依馮直去先至更長之而規杜氏非也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

【疏】注以會至侵伐　正義曰劉炫去杜釋例自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辭何爲此注而去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去或以始致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去觀兵于鄭東門是則實無伐事故去不果侵伐劉不達此意而規杜非也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疏注魯本至改作　正義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鄭玄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重自減為二軍耳非是魯

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舍減
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
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
國家自量彊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
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
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以後舍其一
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注詩公徒
三萬以爲三軍鄭荅臨碩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
隨問而荅當以詩箋爲正蘇氏又云蒐于紅革車千乘所
以今不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
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
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
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
公之民皆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
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

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
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彊
弱勍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鞌之
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帥帥之耳十三年平丘
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
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
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于紅傳稱革車千
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爲三軍
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賈逵何休以爲左氏說云尊公
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
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始專兵甲卑
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義符杜說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

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 【疏】注征賦至家屬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征王制云市

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稅爲征故云征賦稅也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即屬己己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告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爲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望穆子亦便於己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

注政者至能堪 疏 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爲二軍則是次國若作三軍則爲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云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爲也魯爲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穆子知季氏將

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疏注僖宮之門 正義曰釋宮云衖門謂之閎孫炎曰巷舍閒道也李巡曰閎衖頭門也以此知僖閎是僖公之廟門也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疏注壞其至三軍 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公、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
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疏季氏至倍征正義曰其乘之
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其官力役則令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與邑皆來
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己耳民
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
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孟氏使
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
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疏孟氏至爲臣　正義曰昭五年傳追

說此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為己之臣叔孫所得子與弟也此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

不然不舍

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疏 制軍至本言　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分國民以為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為臣以上是序事之辭不然不舍一句是要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盟詛本言不必應詳具但史家略取其意而為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一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

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東侵舊許　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爲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衞孫林父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

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候亭圍

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

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

不愼必失諸侯疲於敝戚諸侯道敝而無成

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

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

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獎王室獎助也或閒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注二司天神正義曰盟者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文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明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愼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著名者謂五嶽四鎭也名川謂四瀆也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疏】注七姓至誤也○正義曰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爲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内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己不在盟欲叛必違豈有如此理哉

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

丙子伐宋 鄭逆楚故更伐宋也蔡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 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爲介故不書

疏 注書行至不書 正義曰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illegible]也是以

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於人從意於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嗣行人言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稱行人之非因干徵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婼以同外內大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甯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詹曾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告楚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疏注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會于蕭魚經雖無月但會下有冬故以為會在秋也傳言日月次第分明是經誤史官失之也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

悝師觸師鐲悝觸鐲皆樂師名疏注悝觸鐲皆樂師名正義曰樂師稱師下再賂以樂知此三人皆樂師悝觸鐲是其名也服虔見下有鐘鎛磬即云三師鐘師鎛師磬師謂悝能鐘觸能鎛鐲能磬也然則鄭人以師茷師慧賂宋者又能鐘乎能鎛乎三師必是能鐘磬者要不可即以名次配言之廣

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疏注廣車至耦也正義曰皆是兵車而別為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鄭玄云廣車橫陳之車也服虔云軘車屯守之車也或可因所用遂為名及其用之亦無常也射禮數射算二算為純一算為奇是淳為耦也凡兵

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疏注他兵至百乘正義曰徧見服本皆云淳十五乘則凡兵車百乘若更合言軘廣或軘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軘十五乘更以他兵車七十乘增軘廣共為百乘耳知

非軘廣之外更有下乘而云兼軘廣者以上既言廣車軘車下云凡兵車百乘言凡兵總攝之辭故知總上軘廣也若然直言兵車百乘於理自足上別云廣車軘車者以廣車軘車甲兵備足自外之車甲兵不備又別有車名非軘廣也

歌鐘二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疏 注肆列至二枚 正義曰以肆為列者鐘磬皆編縣之在簨虡而各有行列也周禮小胥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為肆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虡古今皆同其虡不可分也虡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為全單為半也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杜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為編縣也下

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之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則鎛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及其鎛磬鎛磬皆樂器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

疏八年至之和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者五年會于戚一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鄬三也八

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柤六也又戍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蕭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戍鄭虎牢餘爲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相應和也

請與子樂之共此樂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鎭撫天子之邦殿鎭也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

便蕃左右亦是帥

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疏 詩曰至帥從 ○正義曰詩小雅采菽之篇也言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爲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帥而來從之也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爲樂非但金石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

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注司盟至之制　正義曰周禮司盟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司盟之府掌藏功勳與策故有賞功之制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注禮大夫至賜樂　正義曰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洗東北西面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鐘磬

之樂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功金石之樂不言女樂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可以賜之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

邑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

疏注五年至以名　正義曰劉炫云杜於五年注以爲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廟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何爲兩注自相矛楯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爲兩解劉不尋杜旨而規其過非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爲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

卒壽夢吳子之號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

疏注周廟至曰禮　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見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知爲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蒯聵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衞亦立文王廟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爲非禮魯衞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吳子而傳發例者以吳始通公能依禮故於此言禮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

疏注於城外向其國　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

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

疏

同姓於宗廟　正義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例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諸異姓亦當於祖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揚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

予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疏

及姑姊妹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為姑姊父之妹為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取其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為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為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

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 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疏 秦嬴至禮也 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其歸楚非此年歸而即使歸寧案昭元年秦鍼奔晉傳云其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云父母既沒歸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歸寧若父沒母存身不自歸則亦使卿寧也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一